書
書贈
雜著

共七

吾南集

四

滇海三峯

序與大學知止一節語勢相類

橫渠一生盖有苦心考索底意味故此伊川云然而其曰所論的未知其指何或者之謂指正蒙者無乃有所據而云爾歟

文義比字義較廣是指辭之義意是作者立言之意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其意者也

一者純而不雜之謂此固聖人之事然下此一等以至凡愚未能純而不雜者克去己私復乎天理欲其純而不雜也克己二字是學者第一要法克己則漸可馴致無欲矣

箕踞謂箕坐蹲踞箕是展足狀其曰盤曲未詳

明道以天成之資猶於十二年之後自不覺喜獵之心復萌矧學者可不隨事省察克去己私乎纔差失克之又克

餘外更無別法

當喪者旣能以禮自處又能以禮處人則非訕之人此乃妄耳若己則不能盡禮而徒謂以陷人於惡勿與酒肉則人之非訕姑舍於己心安乎事理當乎未有不自治而能治人者也

任子語錄解云以父蔭官其子孫

科擧之法末流弊甚則後必有變改之日聖人所謂所損益可知者是也古之聖賢寧道之不行而不輕其去就孔

孟豈肯取科哉子曰我待價者也孟子累言出處之義甚嚴且正後賢亦以程朱取科以爲成德前事若無所見則何說及如此

将試教官将爲教官而欲自試之也

唐宗之事垂統已如此無足更說何必煩瑣提起與魏武元祖較其才行乎魏徵管仲論語集註已有程朱定論

正風俗得賢才卽三代養士任賢之法盛說得之

當初夜驚此是軍律未盡善處

感慨殺身非惟臨戰危急盖以一時感慨而言從容就義非義精仁熟者不能也小註已言之

少師典擧似指潞公若考之名臣錄等書可見也
治民治兵水利筭數之類此皆正學中一事才短者固難
兼之亦不可以不講也古之教人必以三物若此類何可
闕諸如以謂非初學急先務而餘力推究可也謂妨於學
而遂廢之不可格致治平非正學之始終而何
歌以風雅舞以勺象如古人之爲則何等美事但今俗里
巷歌舞淫媟無度蠱惑心志教之反害伊川所謂別欲作
詩者自有深意於教導之正也
機事爲機變之巧也閱之之久其心安得不生知誘物化
與玩物喪志盖謂此等也種下生種盛說然

佛氏之寂滅面貌麤看則恰似吾儒主敬工夫而其實非
敬詎可以存養云爾彼之略見得者心性影子而已都不
見裏面許多道理是以程子又嘗曰其直內者要之其本
亦不是

此書之始以太極終以聖賢其義趣誠如來諭盖學者不
識太極名目無以知萬化一本之妙欲盡其道不學聖人
無所依法也聖人盡太極之道者也故朱子曰至誠之道
非至聖不能知至聖之德非至誠不能爲則亦非二物矣

答魏衡良

新元奉晤因看明史而太息遽未得承叩緖餘且時已小

變一念憧〻莫能按住乃晦來仍獲玉字粗可慰懷良不下合席證審肇夏侍歡增憂課讀慥〻健賀無已所諭邪說大行聖賢道否可見苦心深憂憂之既如是則當堅豎此志讀聖賢成法爲畢生家計而勿爲流俗所奪則彼不經詖淫之說惡足以害人哉其流砥柱雖不可易言而然只在於已之眞知力行耳如變直一倒水羅漢自顧堪憐安能有絲毫及人之力以高明之相知之深反有求濟於此則似誤而惟其遜志不恥下問誠優矣古人云衰世當讀孟子盖其辨王伯闢異端言性善求放心之論大有功於聖門而於天理人欲一刀兩段剖析甚嚴七篇之中無

非是義後之學者立心制事若不於此謹之則差之毫釐繆以千里矧當下世利欲汎濫邪說橫行之日豈敢尋常放過當熟味此書體驗力行則自當見效矣千萬勿泛以副期望如何

答魏衡良

遠外書問固厚而不幾而躬又辱枉其爲眷愛於我者何若是勤摯也縱我足未得往報幸亦有便矣感荷之極敢不容無一字修謝然愚本淺劣既相對時無足聽聞矧形諸文墨有何可供一覽也堪自愧歎伏請向者巾屨穩旋旋後有日侍彩增慶緒業去益慥慥耶盖爲學之方不止

記誦其於日用之間反身體驗做得當行方是讀書人若不爾則雖日誦千萬言是皆虛僞也與自己何干焉且祖有見識欲求知於人亦非實心爲學也爲名與爲利淸濁雖不同其爲利心則一也此箇關頭若不打透過終易至墮落坑塹此非可懼之甚耶惟幸高明從事實地固知其無待於餘人贊助而猶以是告之可想其老婆眞慈矣矧今異類橫行邪說充滿而一線陽脉幾乎熄矣爲士者立志之篤明理之精躬行之力與尋常他時萬萬有間惟願杜門却埽忍飢讀書以盡職分之所當爲勿喪我上帝所降之衷而其於世間榮辱禍福有命存焉豈容智力之所

可圖避訛勿以謂莠說而深體念服行之則幸何可言戕狀與向日一樣更何煩宂餘留不戩只希努力進修

答魏衡良

大舜始言人心道心成湯始言降衷恒性而自是以來聖賢千言萬語無非明此箇道理而其要只使人存養省察以去夫外誘之私復其固有之善也故於邪正是非帥役子賊之別不得不嚴者政以是也後之學者若不識天命所賦之實理不究聖賢立言之本旨而妄以己意偏執強辯則其爲斯道之害可勝言哉盖心者虛靈神不昧明以具衆理應萬事而爲一身之主宰者也以言其火臟則形

也以言其所乘則氣也以言其妙用則神也以言其所具
則理也於形氣神理四者闕一不可以爲心古人說心雖
或有指形而言指氣而言指神而言指理而言而言各有
當切不可偏主一說而惟觀其所見如何耳心外無性性
外無心性者心中所具之理也心是該貯敷施發用底心
比性較大張子所謂心統性情是也張子又曰合虛與氣
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程子曰以稟受而言謂
之性以存諸人者而言謂之心其實一理也觀此則心與
性其非二物也明矣今若但曰性理也心氣也而判爲二
物則是氣爲一身之主而理反爲客爲役矣若爾則人欲

日熾天理日晦人不爲人國不爲國而禽獸逼人戎狄亂華害流生民禍延來世矣不亦甚懼乎是以於性而審本然氣質之異於心而譜人心道心之别常存敬畏克己復禮者是儒門第一義諦惟願賢者眞知力行而勿以人廢言如何

儒釋同異得失不消張皇引說彼之廢棄人倫滅絕天理罪之尤者此則以五常爲性彼則以作用爲性此則寂而感彼則寂而滅此則曰存心養性彼則曰見心識性如陰陽晝夜每每相反而其得失之判只在理氣公私毫釐之差耳

仁之道甚大專言則包四端而惟當惻隱發見之時眞可以體驗其仁故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此言最善名狀

男女無別則是禽獸也於禽獸而何責其父子君臣上下之倫乎今日西洋醜類無異禽獸以其無別故也

道心固天理也若人心直謂之私欲則太傷急迫雖上智不能無人心則於上智而云有私欲可乎

東坡打破敬三字模得戰國氣習而終是老莊虛無之學也陽明致良知一說借粧儒門面貌而實則佛氏作用是性也

父爲子隱子爲父隱雖似非直而人情所安合乎天理則

直在其中舜負瞽瞍之論最爲切當此等處政宜着眼理會過

誠者實理也卽太極之謂也天下之物皆實理之所爲若無此理豈復有物乎故君子必以忠信爲主

律度者法度之器也聖人之一言一行自然中理故曰聲爲律而身爲度

君子不器以其道成德立故用無不周若初學妄意不器汎濫躐等則不惟不爲一不器終無一器之可成此非可戒哉

答郭洪翊趙宗九

別幅所諭存心卽成德之事而非小學之事云者恐未精
思盖古人小學之教莫非存心涵泳之工也至于成童已
做得七八分聖人德性矣是以大學先言格致者乃因其
小學已知之工而益窮之也

答魏琫楨

別幅所論可謂愛我良深我實有過人之爲言何爲不可
盖此等事誠爲難處惟在於人人自量而處宜如何耳愚
本淺昧何敢云有些見得而然古經論友道者詳明且盡
只得守此則幸或寡過矣孟子曰友也者友其德也獻子
之與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家者也此不挾貴之一證

也是以堯以天子而友匹夫而不爲諂舜以匹夫而友天子不爲僭夫豈無理而古人言之且以言語分上言之孔子稱晏平仲曰善與人交久而敬之久敬之道舍言語而若何辨得乎我敬於彼則彼以敬待我我以平語待彼彼亦將以平語待我矣平語是平等一類之色也曷若以尊語相待乎非惟時色爲然在我自處之義不敢輕率慢易反受人侮也雖路上間凡微賤莫敢忽待矧以文會友以友輔仁之地何得已甚揀別乎賤見如是而已知舊間苟或因此而絶跡於我則我雖有受謗苗脉而亦無小憾矣以此賤說說及于人如何如何夫友道之亾久矣未聞以

輔仁觀善爲實地做工而徒以言語取人則不亦甚難乎

答族弟漢文

古人云衰世尤當讀孟子盖孟子之有功於聖門非惟性善養氣之論也當是之時功利滔天充塞仁義邪說陷人至無君父若非孟子苦口闢之則正道爲蓁蕪人類爲禽獸必矣矧今之世視之於古則尤謂如何哉是以有志之士當挺身立脚明目張膽矢死不入於鬼魅藪中而日講古人遺經使窮泉底一線陽脉期於昭明則生順死安無復遺憾矣賢於此等家計知之已熟惟當策勵慥慥以掘井及泉自待而待人千萬申企

答漢文

折其衷盛說得之盖以吾意參酌取其中之義

中庸自首章以下多對說如言中和費隱天道人道之類將此箇道理對待說來直是整齊云

退藏於密小註雲峯說已詳盖彌六合者費也藏於密者隱也

天命之性雖不離乎氣質而亦不雜乎氣質而爲言大本者天命之性達道者循性之謂

幾者是意之萌動處而善惡路頭也此非惟同於大學審幾之幾凡周易通書及他幾字亦同一義也

程子所謂靜中有物朱子所謂養其未發者是皆言其主敬也

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云者是由粗入精說蓋戒懼是靜時主敬氣象而久久純熟則不容言戒懼而至靜自若矣

心也性也中也情也和也道也俱是一理而氣亦理中物事也言各有所指者心者統性情而爲一身之主也性者心之本體也中者性之德也情者性之發也和者情之德也道者日用事物當行之則也氣者心之所乘也心之未發乘氣而靜心之將發乘氣而動心則帥而氣則役也故

孟子曰持其志無暴其氣盖心正則氣亦正心順則氣亦順而朱子以心正氣順分屬於致中致和者語極精切心之未發非不乘其氣機而極其中這時節無形迹可言故但云心正心正者心之本體無所偏倚而光明正大也氣之發用非不心爲之主而極其和那時節有形迹最著故謂之氣順氣順者喜怒哀樂無所乖戾而皆得中節也以天地言之亦然覆載圓方常安其所者豈非心正乎寒暑風雨各以時若者豈非氣順乎觀於朱子所謂誠以心言本也與張子所謂由氣化有道之名者亦可知心正氣順之語意大略矣

以含忍之力勝人之勝非勝負之勝乃過人之謂也下註勝字亦然

依乎中庸知之盡也不見知而不悔仁之至也饒氏於此兩句分揀易難者不惟未精考朱子章句槩於道體極功實無見得故宜乎其言若是也

知仁勇三者廢其一則無以造道而成德矣以大舜顏淵子路之事明之者欲使學者視而爲則也來說得之

不可以費當氣看云者誠是誠是蓋費隱俱形而上者而費是所當然也道之用也隱是所以然也道之體也

答漢文

護喪以子弟爲之則訃告中某親護喪者之屬稱也某人指亡者也亡者若無官封則書名爲可書其字不可

未成服前主人拜賓襲絰古也今俗鮮行從家禮哭對無辭者來說得之

備要雖云頭𦄂卽總而考之他書頭𦄂卽繼之類也非總也疏繩撮髻是總也

小斂後絰帶古禮爲然而家禮闕之從家禮成服時絰帶亦可

絺綌寒凉之物故不入於襲斂之具歟或云此等物不利於尸身倘有曾經著明驗歟

凡喪父在父爲主禮也而適子妻死使適子告祭雖或有先儒論說而據禮則舅當主之當妻喪者雖有子主喪則夫當主之

前室子不服繼母之黨此出於外親無二統之義盛見得之

爲人後者爲本生親朞而除服後出八時冠與服色限二十七月之數如禫服人爲可

斬衰絞帶練後用布此殺哀示變也雖有古經明文而先儒從之者多矣然通三年用麻亦有先儒之說從厚亦無妨

答金永根

父母之喪賓來弔之主人獨拜之衆主人只可稽顙而哭如是則何有兩孤之嫌耶

祭祖考而病未能親則使子若弟攝行而祝辭措語則云孝孫某病未能將事使長子某敢昭告于弟則云使介弟某尊前不諱名若祭祖考則其讀祝時雖親子弟不可諱父兄之名祭妻則本無壓尊之事何可以不諱若遠寸子弟行人則亦不當諱之矣

遁倭武技爲仕進之階若爾則其患得患失者將無所不至矣可懼之甚天乎天乎天實爲之謂之何哉但陽無可

盡之理見今大寒之後三陽回泰之時也自　上必有翻悟施設之方矣願小須臾無死挾策往聽予日望之

答金永根

近日所課在於甚書書課非要爲記誦欲其觀古人之嘉言善行反已體驗力行踐實也堯舜之道孝悌而已此箇義理君旣多讀而然行之或不力歟何以而詆毁羣起頻過於此病者耳邊耶爲之悶慮無已前旣有面悉又以書相討而自以爲賢者不復有此失矣然人言猶不已不已何病即切已之良藥也惟願恐懼修省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盡孝友之職分而餘力讀書知行一致俾寡悔尤千萬

至可薪湖之行固知其出於秉彝好德而然且不可君以妙齡既志於學居家韜晦且停其間出入可也此等煩告不害爲日下添燈而亦可想其老婆眞慈矣文字詡出之云愛我實深亦當佩服而然若爲主人邊入則光華極矣他復何說兩度別紙問義玆供對以去然豈敢自信更爲推究回示可否也

別紙

塡池古註云當爲奠撤聲之誤也掘肂詳於儀禮本經肂云埋棺之坎也音以二反又四見賢遍反

缺項是頍項也士冠禮曰緇布冠缺項青組纓屬于缺註

曰缺讀如有頍者弁之頍緇布冠無笄者著頍圍髮際結
項中隅爲四綴以固冠也
殷禮不惟非時王之制且文獻不足徵也而惟孔子爲能
言之故學於孔子者乃行之
請前二字劉氏已詳言之有何可疑乎蓋伯玉從行於後
而請前行以去示不欲與聞其事也
二夫人謂二人也夫字語辭如孟施舍之類
不爲魁古經疏云不爲執仇魁首此可疑愚意則以爲居
從昆弟之仇已不爲報仇之首而若主人能自報之則已
執兵陪助其後云爾則似好

曰吾父死者以文勢觀之雖若趍出者之對而如活看則
吴氏之說似優
五服之人至小斂後皆有免盖喪主則自喪初去冠而小
斂後免餘外衆服之人於小斂後始去冠著免非自喪初
而去冠加免也便覽之不當去冠云者此尤非明據乎
蔞字小註書柳蔞是柳之古字註云蔞翣以飾其柩則古
者翣必用柳檀弓註又云葬引飾棺以柳翣
古者廟中亦有堂室之制堂親所行禮之處室親所饋食
供養之處古經疏云此皆謂在廟也既夕禮曰主人反哭
升自西階註云反諸其所作也又曰主婦入于室註云反

諸其所養也下始云遂適殯宮故知初反哭在廟也
斂首足形謂斂首及足形體不露
疏云禮哭無時有三種一是未殯之前哭不絶聲二是殯
後除朝夕哭之外廬中思憶則哭三是小祥之後哀至而
哭盖居喪者雖小祥後哀至則何以不哭乎若齊衰不以
弔己有哀痛不可以往弔人云爾於小祥後如有君之任
使則不得不行也任使謂如大役金革之事非若後世之
士大夫無故起復以盜竊其聲望也禮運云三年之喪期
不使公羊傳亦云期不使是知期內不使則期外可使也
晉詩不謂之晉而謂之唐者盖仍其始封之舊號云者朱

子本自正釋耳此義恐不相干於武公之事而小註劉氏云云雖若嚴明然穿鑿破碎之甚不成事理殊非本旨盛論之不取劉說恐得之

徐方震驚小註朱氏云先服其心之服字以畏服慴服看了恐無不可

本實先撥之實朱子既以根本之實註之則更何可疑諺解亦以本實시云之矣

臣工集傳不訓新而止訓畬者非有關漏也朱子必以新畬通一看之也輔氏嚴氏亦皆以新墾之田爲言矣然且曹氏補解正恐無病此等處雖兩看既無害於義則亦不

可偏主一說

千耦其耘之耘劉氏旣爲補解從之恐無妨

白冠氂纓盤水加劍造闕請罪與輿櫬啣璧及素車白馬繫頸以降同樣但盤水未詳其何義

用下狀此初八京官者前例疑如今呈公文牒之類

科擧特二事之二事恐猶言餘事科學ᄂᆞᆫ 득 별시 두셰삽시라

可以未改言孝子之心以三年之故不忍改其事之所當改者耳此包心與時而言非特指事也

陰陽五行有則俱有無則俱無非逐旋出來底物事盛說

似然而然以生生言之則易曰兩儀生四象又曰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此可見其先後次第之分焉黃氏所謂未有五行只得喚做陰陽者正恐無病

栗翁嘗曰四端專言理七情兼言氣此言明白該備顚撲不破其於答安應休書有曰今君以情爲理則是以愛爲理愛若是理則又豈有理之理乎者誠未可曉抑安公專以情爲理故欲矯其偏而說之反若是歟詳味乎七情兼言氣之兼字則可見栗翁本意謂其理本爲主而氣則兼之也盖仁義禮智之性發而爲愛恭宜別之情仁義禮智

者所以然之體所謂隱也愛恭宜別者所當然之用所謂費也以所當然者謂之非理可乎然情之發雖原於性而時或有拘於氣稟蔽於物欲而不得其當者是則氣反爲主而理爲所揜故也如以愛言之不愛其親而以愛他人與愛無差等則悖理甚矣是以爲學之道貴乎窮理明善

天地陰陽之數皆左旋而陽則統陰故自震首庶物至艮之東北爲終陰不得統陽故自巽之東南至兌之西方爲終華翁所謂後天艮兌皆居終者以此也

洋胡自以爲易經是渠國人所著書而流入中國文王遂取以爲已書行之於世此言極令人大駭雖病風傷心者

莫肯信之矣執此一段以推之其欺詐誣妄舉可知也若此之類今與之約和信之如兄弟詎保其無大患乎况彼醜無異禽獸而猶知聖經之好欲掠以爲己書奈之何吾衣裳之族弁髦聖經而反蠱惑於邪說耶痛矣痛矣且以曆法言之彼醜亦以爲獨智創見得未曾有此誠未滿一笑堯舜曆象之制元無未盡而設云彼或有見未曾有此不過禽獸異類之只精通一路譬如蜘蛛之結網鮫魚之織綃雖似精巧於人而只是蠢然蟲魚而已何足道哉盛諭又安知堯舜之制流入犬羊之窟遂究察其數而得之妄以爲獨智創見云者容或無怪而此特因其夸詐而臆

料豆其然否有何所據乎且如此爲言與彼易經之說似近對擧何必九入而效之

答金永根

周家追王一事諸說不同的未知從何爲得盖武王克商旣爲天子則必立七廟后稷爲太廟文王以上六世爲三昭三穆而若推原王迹之肇基太王以下三世追尊爲王組紺以上三世仍稱先公則六廟之中上下位號懸絶以常情言之此亦似未安然先王制禮情文備至則雖或如此無乃俱得其當歟後儒有謂至共王時始有七廟此則無稽之甚也七廟之制商已爲然則豈以武王而不立七

廟也禮記曰周人禘嚳而郊稷武成曰先王建邦啓土武
成是言即武王親告羣后而稱后稷爲先王則武王之追
尊后稷也甚明矣且郊祀配天則其禮顧不重大歟新安
王氏之以稱后稷爲先王者盖史官删潤之辭云者以私
見杜撰也盛論之不取恐得之
中庸章句先公組紺以上至后稷是也此朱子直解正文
上祀先公而若以武成先王建邦之文證祭則至后稷三
字終覺未穩或朱子未及梳洗如來諭歟此未可曉
大傳云追王太王王季文王不以卑臨尊者誠可疑若如
是說則組紺以上於武王俱非所尊乎來諭所謂以卑臨

尊之嫌有則俱有無則俱無著看破明快而且所引朱子
以及王迹所起之說辨證甚當然不以卑臨尊註疏二家
說各不同陳氏曰不可以諸侯之卑號臨天子之尊方氏
曰不敢以子孫之卑臨祖禰之尊但就中論之方說恐優
盛見前既信武王追尊后稷爲先王則其曰太王肇基王
迹王季其勤王家者俱非一時之言乎追王亶季何可獨
諉之於大傳乎然以中庸考之則以追王亶季爲周公時
事此等處當闕疑可也若如不若從孔子而舍大傳云爾
則前後盛說恐自相矛盾
先儒云文王已備禮亶父季歷此語卻隱糊難曉以下文

若王者禮制至周公相成王而後備之語推之則文王之己備禮者備其何禮歟若謂己備王者之禮則下文復何以特言王者禮制至周公後備耶然如上說則語甚謬妄豈以文王之聖而有此僭擧也王氏之引用此說亦未知其何見也

始見君子者不得階主之解邵說勝於陳說盛見之從邵得之蓋階主如夷之之因徐辟也

扞格之格栗翁所謂格如民莫敢格之格卽拒逆之意者恐是正義而設如陳氏陳洛之謂亦非不成語意也

燕朋逆其師燕辟廢其學戴氏解說果勝於陳氏而但教

辟之敎比於邪辟語似却偏然以廢其學言之則敎字似
亦有味更詳之如何
遇於道見則面不請所之古禮然也若膠守是說不知隨
時處義則或易至於敖慢不敬來諭所謂若罕見之尊長
遇於道不必拘於此雖長者不及見當趍拜而問安請其
所往之遠近等語恐亦至可
程允夫是朱子祖母之私親從孫於朱子爲內再從弟也
君親臨之孝經註董氏所引家人有嚴君之說本自明白
及小學集成司馬氏張氏饒氏之說亦皆如此惟集說眞
氏以君之臨臣父之臨子乃分言之殊失正義栗翁之獨

取此說未知何以抑或偶失照管歟盖父母生之主恩而
言主恩故稱愛親君親臨之主嚴而言主嚴故稱敬親此
二節是接着上文父子之道天性君臣之義而說得分開
明盡更無可疑來諭以爲朱子編入此條於小學列於父
子之親其義益皎然矣此則容有更商者盖此章主義専
言父子之道而君親二字設如眞氏所解此不過帶去說
列於父子之親亦何妨之有觀於君有疾飮藥臣先嘗之
親有疾飮藥子先嘗之類列於是編亦可知也然君親之
君分明是嚴君之謂非如眞說也
魏徵自謂願爲良臣而不願爲忠臣也此以忠良認爲二

道也只此一語可見其見識不明終底失身自誤也盖盡
己之謂忠易直之謂良豈有盡己而不易直易直而不盡
己者乎董氏於孝經註解如曰不知救其横流拯其將亾
未若防微杜漸爲忠之大也者誠十分諦當而前旣謬引
魏徵之言後又反曰此龍逢比干之忠所以不如皐夔稷
契之良此言節節自相矛盾似不出一口語氣殊不可曉
盛論魏徵合下見得如此誤却一生以下語與夫適足爲
後世人臣不能犯顔直諫浮沉取容者之藉口云者說得
嚴密甚仰甚仰
百里奚之不諫孟子旣謂之以智南軒又謂奚於虞在不

必諫之地而知其不可諫故引而去之後學自當信此而已何可以百里奚不諫五字斷之爲奚在當諫之地乎若在當諫之地而不諫則其於人臣三諫而不聽則去之義果爲大故欠節而亦非有言責者盡其道之義也若爾則聖賢何以與之更詳細究之如何

心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與從欲忘返些有區截朱子豈不曰一有之而不能察乎盛見之不取葉說恐未得細

大學或問察夫義理措諸事業以知行而言盧氏闕却誠正修而只以齊治平當措諸事業者恐欠詳盛論得之

答吳成模

面叙無幾又辱翰命奉讀屢回不覺心眼俱爽恭審間者侍劑如昔爲之悶慮無已餘力所業連在於筆札律軆云是足爲慰耶然以瞽見言之賢者曾欲致力於經學而造詣深淺雖未敢知今反溺心詞章合於流俗此良由志之未立見之未明耳馴致不已則胷茅口棘誠如賢者所道而不期然而然矣竊爲之深惜且懼也據今倘日三復小學外篇明道先生所訓不得令作文字至於書札一向好着亦自喪志之語則可驗自家得失如何而亦可知儒學節度之大槩矣近聞貴上淸韻忘拙構呈語雖醜蕪或於賢者實病爲對症之劑而見得毫分徵效耶勿以人廢言

如何古書曰尤人而放之其尤孰大此誠爲愚準備語也
反而思惟只堪惶愧賤狀衰頹如印一板而且百憂叢心
展眉無際自憐奈之何二頷珍荷珍荷無物報謝休咎日
望餘神昏不戩只冀侍學加愛努力進修

答崔根完

向令季來袖致惠問而只緣其時悤擾未得修謝追念悵
歎不已幸不校鄙懈今又有書存撫懇至感荷何言恭審
暮春侍餘棣節和愉湛樂而經課彌篤慰喜萬萬蓋爲學
之道在於自己苟就僻寂處讀書窮理力行踐實如往哲
攸爲則其德進業修詎可量也亦何憂離羣之有來示老

親無慼兄弟俱寧自作三樂中人云者可見其見道分明
而從事實地也如我鮮民之生讀此不覺羨仰泫涕然三
樂之中仰不愧俯不怍於自己分上爲切實先務古人所
謂不誠其身不悅乎親者正以此也望須賢者一此爲度
以致生順死安無復遺憾如何胎紙浩然章問義亦可見
不明不措而愚本識淺何敢容喙盖此章難讀古人亦云
爾曾子謂子襄一段乃一章大指盛說誠然然此非但爲
此章大指乃千古聖賢相傳之訣不外乎此朱子曰天地
之生萬物聖人之應萬事直而已學者苟能於此體驗而
有得焉則庶可以進步入德矣養氣不可不知言養之不

可不集義云者亦大煞分曉小註一向都欲以義爲主故失之一節朱子盖言其氣雖集義所生而亦不可不養也若徒欲以義爲主失之矣此義前段已言之如曰若無此氣則其一時所爲雖未必不出於道義然其體有所不充則亦不免於疑懼而不足以有爲者正謂此也先師書抄錄未得詳愼本多訛誤而今賢者所謄亦因此有失第當乘暇一一照檢而還之矣諒之如何近枉之示甚愜跂企若踐言則喜幸何喩賤狀無一可道而近以敬齋箴刊板經慮彌月而今玆就緖耳餘在面悉不戩

答崔根完

小學所以培根大學所以達枝此恐是朱子本義盛論正合愚見愚亦嘗如此爲說饒氏之分屬根枝於性情之類或備一說而恐未爲正論者亦得之

奔非失禮只是分卑者添註語意本不明快盖奔如春秋來奔奔之奔男子以禮親聘則爲妻彼自來奔則爲妾栗谷恐人以淫奔看了故解以奔非失禮云

從於先生者雖或有相知者當前何敢越路而與言乎若遇尊者於道見則面不請所之其在尊長之義禮當如是而亦或有隨時變通若累日累月而見尊長於道則請其所之於禮何害

負斂之義呂氏雖以佩斂釋之而古註亦云負者後也斂者旁也未詳孰是

君親臨之眞氏以君臣父子分言者大是錯謬考之於孝經本註則本不如是盛論之不取眞解者甚當甚當

明倫篇雖不言葬禮一節而歷舉祭義則送死之禮亦包在其中而稽古及嘉言善行數篇亦推廣詳言有何可疑乎

若父則遊目一節是承上文與大人言而爲言也與大人言則始卒視面而若父則主嚴故子之遊目所視不敢上於面

知誘物化之知是知覺之知也知覺之外豈別有聽聞之知一條路脉乎

心要在腔子裏敬以操存之謂也

凡卦三爻變則得二十卦而前十卦主貞後十卦主悔觀於啓蒙考占變則可知矣

易序謂非程子所著者已有先儒論說就中形一受其生神一發其知與形既生矣神發知矣文義相同但一字有何意味未詳

憂悔吝者存乎介介之介如分界之義辨別幾微之謂也

窮理盡性至命以聖人分上言之則固無次序自下一等

以下人言之則煞有次序程張二子之論各有攸當
一陰一陽之謂道程朱所論俱爲明白而程子則於一陰
一陽上更着所以字恐是架疊經文旣曰一陰一陽則雖
不下所以字而於一字裏面所以之旨已躍如矣盛論正
合愚見而愚亦嘗著爲圖說取考之如何
繼之者善乾道變化也成之者性萬物各正性命也朱子
所謂繼善是公共底成性是自家得底者此也盖繼之者
陽氣啓發也成之者陰氣凝聚也而之者之下以善與性
言之則可見天命流行賦與萬物者無非是道也
效法本義旣曰效呈也而小註又有朱子效忠效力之論

更何贅說呈亦呈輸之義

繫辭許多神字當以理看程子所謂以妙用謂之者也

太極元非懸空獨立之物而一陰一陽亦未嘗有倚着一

定之方此易所謂神無方易無體而本義所謂其所以然

者則未嘗倚於陰陽也

天以氣故言變地以質故言化者盧論大槩得之而以一

變生水六化成之爲天氣地質之引據則其於地二生火

天七成之何以觧得

故者已然之迹而指其物理事故之情狀也

人心之妙卽神也動而能靜靜而能動神妙不測者其非

天下之至神乎易則本以蓍筮言之故朱子云人心之妙其動靜亦如此

貞勝者貞貞固也勝偏勝也盖吉凶是一定相勝者也來諭謂所値卦爻雖凶吾之所處者貞則能勝者恐是客說

精義入神是精研義理入於神妙云吳氏謂神不外馳者亦非本義

屈伸往來是理之自然而精義入神屈之極也利用安身伸之極也過此以上則是聖人神化之妙有不可知者而無所用其力矣

巽以行權盛論亦得之盖一陰入於二陽之下此是巽之

象夫巽者聖人之德也權者聖人之用也如以大舜言之好問察邇巽也用中於民權也若鯀之婞直自用者何以行權乎

答金世輔

奉樞朝于祖卽出入必告之義也若旣無廟主則誠難行此然以支子異居行祔祭時以紙榜之例推之設神位而行朝祖於情禮猶愈於得已乎

未造主者祝辭改措禮無明據未敢質言鼓山先生答人問略曰古之人豈爲未造主者預立祝辭愚亦不知所以爲言其警人也至深切矣盖世之未及造主者或權奉紙

榜或因奉魂帛此甚苟艱未安若不得已而言之則紙榜終勝似因奉魂帛蘆沙先生曰不得造主則代以紙榜魂帛埋之告辭當曰造主未及權行榜子若是則舍舊從新等語皆無所妨云

答人慰狀若以哀侍言之哀侍雖非主喪人有慰哀侍者則當以哀侍名答之

祀后土祝云今爲某官姓名營建宅兆者以本文語勢觀之則某官姓名似指亾者也是以便覽小註曰若以主人名則文勢欠詳士喪禮哀子某爲其父某甫云云以此推之此下當添爲其父某官某公或爲其母某封某氏此說

恐完轉爲得

答白永昇

臘暮雪寒自君徂矣思之鬱結如物在喉匆歲華日新尤不禁戀德之私也匪意大彦甫委訪山門喜不可言而又袖傳王字可感感應者存仍審侍彩迓新增慶慶賀切切所課近在甚書須惜寸陰嚴立課程知行一致期臻高明正大之域仰答家庭教導之方如何蓋讀書之法勿以貪多爲務勿以先入爲主循序漸進平心徐究體驗力行庶可有得矣若專務涉躐則緒業難精自主先入則學術易差第須審愼誠勤卒了此一大事副此期望

與白永昇

自我不見今過三月今一念憧々何時可已際玆陽剝尊王大人氣體萬康重省餘經履貞吉所課近在甚書仄聞誦讀則勤而一切不用問人此信然否若爾則實非細病古人云好問則裕自用則小蓋天下事物至衆義理無窮而聖人所訓含蓄深遠切不可以一己知見容易自解也如以顏子上知之姿明睿所照觸處洞然而猶以多問於寡以能問於不能其斯以爲顏子也況其下萬萬不及者不爲問學於人而安有所成就乎學問二字是學於人問於人之謂也學於人問於人而其用功之勤實則在我也

當初不爲問學於人而遽自解得雖顔子亦無是理盖爲學節度難以專靠他人唇舌亦難以自任一己意見若於二者之中一有所偏則其無有成就也審矣幸須十分體念勿以人廢言如何今望講會會者無幾耶堪少一之懷也餘神昏只此不宣

答金世鉉

獻歲發春遠邇知舊間有躬訪略論緖業新年意況便覺快豁矣今玆華翰颷風而至存撫肫摯奉讀屢周慰足面敵謹審重省體履迓新增慶慶賀切切經課見在魯論溫知務本想必有蹈舞之樂而何不示及緖餘警此衰懶耶

但所可疑者來諭中萬卷之云竊非先難後獲之眞詮而涉躐貪務恐或爲前頭實病也盖君子學欲其博而循序漸進知行一致則久後自有成效矣杜工部有詩曰古人已用三冬足年少今開萬卷餘工部是文章底人而所言猶如是矧有志於經學者若不知務本而徒多讀之爲尚則雖日誦萬卷是不過書肆耳其於進修有何裨益哉高明去冬僅了魯論一篇之云與和靖半年看大學同一美規也毋論某書一此爲度尋思推究毋得一字放過反已體驗則雖不讀萬卷有何損害也惟願賢者加意策勵眞實刻苦而勿以爲老生常談焉當此大侵之餘八廚甘旨

想必難繼而且百里脩程米饌之餽何以施及病夫耶感

銘之極還切未安賤狀近以寒餘感氣累日喘咳苦憐奈何餘神昏不戩只希侍學加愛以慰延想

答黃明奎

浩然之氣朱子註之曰天地之正氣而人得以生者此以其氣之一本而言也就中有淸濁粹駁之不同者以其氣稟之偏而如得木氣多者柔懦金氣多者剛梁之類也此則氣之分殊也然不可以分殊而致疑於一本也雖柔懦之人自反而直則浩然之氣油然而發觀於此則人之同有是氣可知矣譬如日月容光之照雖有大小長短而其

本體之明則俱是一光也

孟子答以姑舍是者非以顏閔爲不足而然也特以所願者學孔子之故處說得之孟子嘗曰禹稷顏回同道若是推尊而然孟子旣與顏子俱到亞聖地位則有何所讓而矧於游夏之徒尤豈所安乎旣曰姑舍則不足之義亦在其中

處論謂伯夷之隘在於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之處柳下惠之不恭在於由由然與之偕援止而止之處者得之又以孔子受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之物與可以止則止律之者引據充切欽仰欽仰盖君子時中而淸

而不隘和而不流故曰隘與不恭君子不由若居亂邦見惡人在孔子則可而仕止久速俱無不可下此一等者未可與權而偏於淸則必有隘之端偏於和則必有不恭之端是以道之所貴者中中之所貴者權

居賓師之位者不以趍走承順爲恭故聞王命而不果及其出吊孟仲子權辭以對旣謂以趨朝則事勢不得已也

野是郊外都鄙之地也無論豐凶行助法而取其公田所入也國中是王城近郊鄕遂之地也鄕遂之制五五相連屬所以行不得邦九一之法故只得什一使自賦是用貢法也蓋亦豐凶易察而無遠輸之勞故也

混沌開闢以來水爲生民之害想必固有而史書所載自唐虞始詳故後之言洪水者以堯之時爲實據也

孔子沒門人爲心喪三年情禮已極矣子貢之築室獨居是所謂君子過厚而若曾子者縱不爲是隆師之禮豈爲小減於子貢乎

上農夫中農夫下農夫以糞力勤慢而爲言非指其地之肥瘠也孟子曰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朱子集註及語類又皆以人力不齊言之復奚疑乎漢志所云以地之肥瘠有此上田中田下田之等而每歲耕種或休一歲或休二歲然其

實皆一夫百畝也
孟子辨犬牛人之性明是言氣者盧見得之盖告子以知覺運動謂之性則人與物若無異而如孟子所云仁義禮智之性則豈物之所得以全之哉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觀萬物之異體則氣猶相近而理絕不同孟子所論異體上指其所賦之理不同者耳
鈞是人也章此天之此字舊本作比者語意爲短故朱子不從何必欲強解乎
理義之悅我心人心所同然也不必專屬於聖人身上看了

盛論謂非以氣化便以爲道也其所以氣化者乃道也者
誠是何爲而更分氣與化而以謂化者乃所以一陰一陽
之道也耶朱子於西銘窮神知化註之曰化底是氣盖理
氣二者元不相離氣化者形而下之器也所以氣化者形
而上之道也氣非道則無所根柢道非氣則無所形見若
非陰靜陽動則所謂太極者那處見得乎故曰由氣化有
道之名

蜡年終祭名卽報賽農神之類也若八方年不均成則於
成之方而祭之於不成之方而不祭之此之謂年不順成
不與諸方相通而祭者也盖年穀不登則無功於民故不

爲報祭也
聖人氣質所稟至厚至清故其於天道也無不脗合若薄
而濁則何得爲聖人而脗合天道乎不惟此爲然其於父
子也不得爲仁於君臣也不得爲義於賓主也不得爲禮
於賢否也不得爲智奚獨於聖人而疑之乎此節命字有
兩般說一以氣質所稟爲言一以氣數所値爲言而集註
旣以所稟者釋之則如是看讀至可至可而更不必提起
他說且以聖人分上言之堯舜性之湯武身之俱是聖也
而以湯武比於堯舜則畢竟有些毫未盡處是以夫子謂
韶則曰盡美而盡善謂武則曰盡美未盡善

兩稅三限之法盖欲寛紓民力也若一時並取之則民何以支當乎如今 國制秋大同及結役之類盖亦倣此

與天台山講會諸生

朋類麗澤之習非唯諸爲可貴責善規過相觀切磋此固第一義諦勉須努力如何盖蕭寺之會非有甚意味然從古賢哲亦多已然者但取其僻寂處也幾日間講論飭躬恬靜安詳勿取外人嘲笑則幸莫甚焉至或從行少兒輩善爲檢束無至侮慢佛像喧弄緇徒亦好觀於程子戒人背佛而坐可知矣大彦乃晦近日漣川之行所得不尠非直爲此人賀也實南中吾儕之大慶幸當此天地蔑貞鬼

魅盜目倫常義理幾乎斁絶而惟幸重老文字播傳遐荒喚醒耳目其爲嘉惠後學功不可量而亦可當重陰復雷底象惟願僉尊反復詳究體驗力行至可至可且今日暮春也冠童咏歸其蕭灑氣像與浴沂風雩親承吾與之旨訣者爲何如哉不假外求推驗於自己則眞僞亦立判矣胡草不備只希統會

寄長兒麟植

汝弟來備聞向日路中一行大都無頃而仍爲安過甚幸農務如何就緖否新僑辛酸理勢固然何足悵歎盖窮寒是吾人本色凡爲務從儉約至可至可廟主以今十九日

陪行爲計而所云隣屋近或買得耶若未然則將安所奉安乎與汝弟商量預爲經紀毋至臨時惶悶焉顧此流寓一生不孝莫大而只此一念晝宵塞鬱不覺痛泣神精如是愁亂復有何說然汝一生徒知和之爲貴而莫能以敬畏自持此爲汝最深懼者也持己不以敬則言行無法而亦將流蕩不恭矣矧僑居之初處已接人敢不敬愼歟履薄臨深盡其愛敬毋自取辱焉餘煩不多及

吾南先生文集卷之七

書贈

知止說書贈寒泉齋諸生

朱夫子於大學釋知止而后有定曰止者所當止之地卽至善之所在也知之則志有定向盖人不能眞知至善之所在則志無定向物欲蔽於外名利攻乎中紛雜搖蕩罔有津涯若爾而不喪其本心者幾希矣安敢望有所成就也讀書無他焉詳味古人所訓窮夫事物之理以明其善而已善卽性善之謂也天下事物之理全具於吾性分之內而其綱領之大者曰仁義禮智信以之而事親則孝以

之而事長則悌至於日用事物巨細莫不各有當然之則知其性之所有而行以全之者爲聖爲賢爲謹飭之人不能然者爲凡爲愚爲悖惡之人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在於人之知與不知行與不行耳今之讀書者謄理于口舌溺志乎詞章以孔孟程朱則謂高遠而不敢學也於班馬歐蘇則欽慕歎羨以爲第一等宗師何其不思之甚也雖博文強記工文麗詞以取名於世其實有何小裨益於身哉孔孟程朱之爲聖爲賢無他道焉不過盡己之性而已人若能盡其性則亦一孔孟程朱也彼班馬歐蘇直文章人耳於大道則未有聞焉世之人雖欲爲班馬歐蘇其於才

不及何哉而設或及之不過爲班馬歐蘇以班馬歐蘇而仰望孔孟程朱奚啻天壤之懸絶也此非余言實古今天下之通談也且年幼初學未定趍向不知聖人爲何等人聖人之爲聖人何以而爲聖人而甘置自己於下愚之科不肯用力但晝宵對經籍悠悠泛泛未見毫分實效而一心不惟鴉鵠將至牛羊又從而牧之因循漸染至于老大而終不覺悟噫至善云者是十分恰好道理也於日用事物上知得十分恰好行得十分恰好知若未眞則行亦難力也譬如射者無的行者無家則何所抵向乎願諸君讀書一字一句無得放過潛玩體驗今日知一理明日知一

理今日行一難事明日行一難事俛焉孳孳循是以上有無限好事須欽念努力哉　崇禎五壬午臘月下弦明洞主翁書

書贈郭乙善 名昌欽兒

乙善乎汝是吾先外家將奉祀人也吾於汝誼重慮深其所期望豈他人尋常比哉汝年今十八讀許多聖經粗生知覺亦何待余警責夫人生一世幸而爲男子又幸而生士族之家持身處事克愼克敬母忝所生母隳家聲生順死安無復遺憾可也若持身不謹處事無法貪賊動其中而不能安分利欲誘於外而不能禁制不畏天命不恤人

言而日之所事馳逐於聲色貨利之塲則其何以不敗身喪家也讀書無他焉爲人之法備在於書詳味而體驗之則一言一句無非切於己而受用不可窮若口讀而心不體身不行則與不讀無異尢所戒者看得刑名術數異端雜學之書喪其心志長其智詐肆意妄行百害層生此則反不如不學書而以守野人之常業也乙善乎汝念之汝之家力貧又身處於繼母之下日用處事視常人尢難若不十分盡誠戒謹則有何所成就余爲是特書孝悌忠信與敏事愼言動心忍性十二字以與之汝其服膺勿失噫聖人之道非高遠難行曰孝悌而已孝者百行之源人能

孝於親則以至敬兄忠君悌長無往而非仁矣是以古人有言曰行仁自孝悌始又曰人不忠信則事皆無實爲善則難爲惡則易此皆汝所曾讀者須立心以忠信爲本勉盡孝悌敏於事而愼於言常常提警竦動其仁義之心堅忍其忿慾之性惟恐此身或陷於不仁不義也蓋德行本也文藝末也汝能務本念念在玆不失爲謹飭之人不才庸何病汝其欽念哉　崇禎五壬午除夕寒泉病夫書

讀禮說書贈朴秉休

夫禮者天理之節文而人事之儀則也經禮三百曲禮三千雖有儀節度數之等殺詳略而其體用不過曰嚴而泰

和而節而已上自朝廷下至閭巷不可一日而無乎禮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也得由是禮而行則各盡其道人和物熙萬古如一日不由是禮則天叙天秩乖亂反常舉世如長夜世之治亂人之臧否專由於禮之興廢也是禮也非由外鑠我合性分之所固有而職分之所當爲也昔周公則天之經立人之道監乎夏商而因時損益著之爲經後五百有餘年我夫子生乎魯邦心常存周公之道而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又深慨然於時人之尚文滅質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盖禮貴得中而聖人之爲此言欲救時之弊也漢晋以來禮教漸衰

至于唐而如父在爲母亦三年三年喪之被髮反經之尤者也至于宋而如婦爲舅姑三年忌之有祭亦以義起者也朱夫子參酌古今爲家禮數篇此後學之所當篤信遵行而其有補於世敎不亦大且遠乎但是書早爲一見所竊去不得爲親更定本而且以時制俗用言之亦不無古今異宜者若非素所講明其何以不臨時錯亂乎世之讀書者傅會古文以做擧業爲一生能事而於禮書絶莫之讀噫何其不思之甚也余隣近有朴君交汝自童年朝夕相從壽數做課而稟質純厚聞一善言見一善事必欲效行而但才氣甚鈍未能課數行未能誦一篇以是常憤悱

不已一日請余曰所學粗未知向方而且於喪祭素昧願學禮書余曰善哉言也子曰不學禮無以立橫渠教人令先學禮禮者不可斯須去身如君亦可謂知急務矣因授以家禮及四禮便覽其源委節目反覆思繹又讀禮疑類輯殆爲三周年盛夏揮汗手不釋卷其有疑難卽擧而問之不嫌煩數苟非篤信深好詎若是也但余以空踈不能啓發可愧也已世之人才者輕浮有過高之弊不才者怯懦有自畫之病而文汝本魯鈍初無過高之慮能一味前進期於得效若爾則不才何病以此誠勤去看四子與六經亦何患不得力乎文汝數歲前遭正朞其喪葬祭禮與

其大人晨夕講定皆得如儀云學問之力亦不可誣也自玆以往勉焉孳孳立心處事一之以禮而以古聖人四勿之語服膺勿失則雖不及亦不失於令名敬哉念哉 崇禎二百五十五年壬午遯月上弦寒泉病夫書于敬畏齋中

書贈吳戒模

大集與余相知者今幾歲君之初來此也余爲君之無字以大集命之者其期待之意惡可小也然竊想君之自待實莫如我之待若其故何由良以見不明志不立耳不亦甚惜乎生乎百世之下等百世之前莫能有遁其情者矣

堯舜孔孟程朱是第一等聖人也班馬李杜歐蘇直一詞
章之流耳其人品高下不啻若霄壤之懸絶雖昏愚之人
此則皆習聞誦傳而至其自待所習則不願學第一等人
而反欲處於班馬之下不思亦甚矣盖聖人之道實非高
遠難行不過曰孝悌忠恕而已此固上帝所降之衷而吾
人日用所當行之道也豈可求之於高竗玄虛之域哉然
人非生知安行不可不學古聖人之書以體驗力行期臻
第一等地頭而不可有一毫自少退託之念昔栗谷有言
曰人生斯世非學問無以爲人此翁豈欺余哉噫今之讀
書者雖口誦聖經而晝宵所習則專力於擧業若爾而安

得不奪其心志也試觀今日之域中做舉業而登科出身者有或在朝廷則欺罔君上壅蔽聰明而甚者主和賣國以危宗社宰郡縣則患得患失貨賂公行而甚者掊斂攫奪殘虐民生呼其痛矣此非人性不善而然其流弊也專由乎科文之所習也古人曰所用是人行是學不知何以可昇平又有曰科業門內之寇異端門外之寇豈無理之言以說與後人哉余亦嘗曰今日科文之戕害人心甚於天主邪學世若有子雲堯夫不以此言謂過激矣士當斯世目擊異類橫行邪說遍滿而寧不有憂懼之心乎須勤讀聖賢書以盡自己職分而富貴榮辱一聽於天可也且

居今之世富且貴焉恥乎貧且賤焉恥乎思之可知矣大集年今十七稟才明敏粗知向方若眞實心地刻苦工夫亦何患不到古人地位歸家須盡孝悌之道餘力讀小學四子家禮等書確立其本勿爲外物時文之所搖奪焉余以窮峽朽物無有寸得而竊思責善之道煩瀆及此肯信聽乎否　崇禎五壬午仲秋明洞病夫書于正養齋中

學顏說書贈韓學淵

韓君學淵益進冠山鄉人年未弱冠已從余於大明洞是歲戊子又來訪於首陽精舍看近思錄一日讀至伊川年二十時解釋經義與今無異一節謂余曰聖人誠不可以

學而至之此言蓋有爲而發也非欲其自畫也抑亦顏淵
喟然歎之意歟余徐應曰不然夫毋論人稟高下惟患學
之不力苟眞知篤行則其何以不至於聖人也益進退余
繼以思之此人以誠篤之資其於爲學也自期不淺固無
待於人言而然在我責善之義亦不可以終默然遂以其
名與字略爲說而與之益進明聽哉昔周子曰學顏淵之
所學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蓋聖門三千
獨稱顏子爲好學顏子之所學果何也顏子以明睿之質
從事實地博之以文約之以禮克去己私純乎天理以至
於三月不違仁之境天若假之以年則亦不日而化矣視

世之爲學者溺心於記誦詞章卒無所得奚啻霄壤之懸哉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君亦當以顏之希舜爲法自誦曰顏何人也余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立志益堅信道益篤勿爲外物流俗所奪而存其心養其性約其情知行一致益進不已則其至於聖人之域也何有益進念哉

陽復說書贈黃鍾五 明奎兒名

閼逢涒灘黃鍾五日適南至也寒泉子深有慨然于心因謂黃中鍾五曰汝之姓名亦與是日相符相講論爲說可乎盖黃鍾者律之宗五者數之中黃鍾固爲三統之首萬

化之本而然其始生也亶由於中宮五數也以言乎音則管長九寸而爲宮以言乎卦則陽德初動而爲復凡天下之爲物巨細精粗有難盡筭而若語其本原之淵深功化之廣大則豈有以加於此哉噫人性本善而但爲氣拘欲蔽遂至喪亾不自覺悟而惟好學之人爲能明善以復其初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子曰顔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雖以顔子明睿之質苟不好學之篤安能若爾矧今天下聖道晦蝕人心壞喪以至於毁形毁服而純陰極矣然陽無可盡之理窮乎上則生乎下所謂復其見天地之心者誠然矣第今之爲士

若能體天地之心讀聖賢之書明善而誠身則忽於半夜一聲之雷萬戶千門從可以次第開矣此言可與知者道汝須顧名思義夙夜勉戒哉

讀論語說書贈崔采佑

崔采佑自成童從余而遊盡棄其所學惟余之言是視余實淺識不足以啓發輔導之良愧惟甚竊依朱夫子讀書次第使之讀大學次讀論語至於二年之久惟不忍捨循環讀之不已其實有得味於是書而然爾耶惟是書也體用本末精粗巨細無一不備若善讀而體行之則徹上徹下一以貫之之妙豈外於是哉然汝是初學其要只在務

本以入孝出悌餘力學文及言忠信行篤敬之訓爲一生準則而主敬以立本窮理以致知反躬以踐實循序漸進則何患乎不到聖賢地位也噫世之人以博聞強記爲學詞賦表策爲能而惟此之外不知有第一等事業何其陋也非人性有古今差殊乃俗習使然也第非見之明立之篤行之果者何以超脫於流俗窠臼哉盖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夫子也夫子之道無他孝悌忠信而已前乎夫子而羲軒堯舜禹湯文武繼天立極只是這道理後乎夫子而顏曾思孟周程張朱繼往開來亦只是這道理曰性命曰仁智曰誠敬曰忠恕曰禮樂曰刑政言雖殊而理則一無

非所以明此心之全體大用也歷選古今書籍未有如論語之平易切實而詳且盡者也以之而去讀庸孟只論語中語以之而去讀六經亦只論語中語參之以宋　明先賢之書攷之以我東先儒之文其大要好處亦只論語中語大聖人盛德至訓捨論語何求後之學聖人者捨論語何以哉然口讀眼過而不體之于心驗之于身則與不曾讀無異何可與論於好之樂之手舞足蹈之境乎古人題書目之詩曰博而寡要豈通儒三萬牙籤亦太虛一編論語用不盡世間何必許多書此誠格言也汝之稟質純厚寡默良可貴也而只所欠者小剛毅擔當底意思及斯時

也不能下人一己百之工變愚爲明變柔爲剛則其何以不受制於流俗所習哉汝旣讀論語何待余言以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念念銘之以忠信爲立心之本擇勝己者從遊焉過則卽改之使此身如入夫子之門夫子所言如親聞之弟子問難若己當之俛焉日有孶孶則其進何可量也汝之所讀旣如是我之所告亦如是須欽念哉

歲壬午暮春明洞病翁書

書贈羅有英

爲學者先須立志以古人自期待而不可有一毫自小退托之念勤讀古經閑心明目革舊習拔流俗而知行並進

敬義夾持拚死向前則面前自有好田地而雖衆楚日咻不能亂吾方寸矣若悠悠泛泛徒事口耳則一生云爲虛僞而已

書贈文忠烈

蓋心爲一身之主而敬爲一心之主中心主敬則外體端正外體端正則中心愈敬此內外交養之道也坐必拱手危坐立必拱手正立頭勿偏傾視勿回邪口勿妄發足勿輕動凡輕躁怠慢戲笑皆汝之實病汝當矢心痛革而念念在玆哉

飮食所以保養軀命也然貪喫求飽則反致傷害汝當愼

節哉

凡讀書之法端坐對冊詳緩看字朗聲徐讀字字響亮而不可有一字誤闕也蓋人之心神隨目以往若讀者雖對冊而遊目視他則心亦不在於書而口之所讀只虛浪何聲而夢裏過境也是以讀書貴專心致志目以觀其字口以讀其音耳以聽其聲心以思其義四者闕一不可以謂讀也且每日嚴立課程讀數最多則自然上口文義亦通而雖久遠不忘矣汝讀書時大段惡習在於游目輕回放心閒漫也汝當痛治此病而潛心留目仔細審讀哉

經學科業二者便是人鬼關界分也汝立志當以古人自

期待而勿爲流俗所奪哉

古人云子能以父母之心爲心則孝矣汝當軆汝大人教汝之心造次顚沛不容少懈而夙興夜寐毋忝爾所生盖德行本也文藝末也若不務其本而徒事其末則此非爲己之學也汝勉戒哉

不必煩錄多說盖收歛身心莫切於九容進學益智莫切於九思當以此等格言書紳銘座常目在之而每日夜再三復之惕然警省則其於希賢希聖殆庶幾矣忠烈乎欽念哉

雜著

論天台講說

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君子統指後賢後王其賢其親指先王上賢與親指後賢後王賢之親之也朱子訓義本如是恐不可專以後王而爲言也

如見其肺肝栗牛兩先生說不同第未知何者爲得淸儒異同條辨則如栗谷說我東後輩多從牛溪說盖知牛溪說語法文勢終覺順便

仁義禮智性也愛恭宜別情也以仁愛以禮恭以義宜以智別者心也心與性情雖一箇物而其界分則有體用主宰之別亦不可混而爲言也胡雲峯之訓智曰智者心之

神明所以妙衆理而宰萬物者也此與孟子盡心章集註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略無差殊盖智雖心之知覺之根柢而然主宰知覺者心也且所以二字卽可見主宰統體之妙也胡說恐未精

中庸至聖章句曰聰明睿知生知之質其下四者乃仁義禮智之德其下又合而言之曰五者之德充積於中而以時發見於外此與大學序一有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正相合盖聰明睿知是就氣稟上指其至淸至粹所得之德也固當以理爲主而亦終帶氣說者也何者聰明睿智與上所謂氣質之稟或不能齊之勢相照應於此可見聖人

聰明睿智之德因其氣稟之至淸至粹而然也聰明睿知

是統體說也仁義禮智是統體中條理說也仁義禮智人

人所同而聰明睿知惟聖人爲然也

文王周之聖君而人倫之至也是以大學言文王之止至

善而先言爲人君者以其君德之盛而受天命爲周宗故

也於父子倒說者以人職分始終言之則爲子孝當在於

爲父慈之先也有何所疑乎如文王嗣王季爲君之日便

是爲商之臣之日等語恐似牽合未穩

寒泉齋夜講略辨

七月一篇言衣食艱難而豫備爲主故於四時首擧七月

者以先言衣故也七月是寒之始也詩之成於七月恐爲臆說一之日一陽之月卽十一月也以一之日謂一歲之首者恐未照管其如七月八月云者非以夏正乎

誠意章曾子曰一節此非曾子釋誠意時所言也故章句下引此二字

一有二字朱子嘗多用之卽小有意也於正心章則一有下更着之字之字當重看有之卽有所之謂而留在之意也與下章惟其所向語意正相類

采而輯之如整其錯簡及淇澳前王二節之置之於至善章之類補其闕略卽謂補其格致章之闕略也非謂誠正

兩章下發明也

寒泉齋約規

夙興夜寐

每日晨起盥洗正衣冠灑掃室堂各正坐讀書至夜分
乃寢

孝弟爲仁之本

朝朝于父母至于寢門外再拜問安審枕席寒煖問何
食飮及房內寢具必定疊故所溺唾之器必傾寫之以
水沃之（事祖父母同）
見于伯叔父母及諸兄拜而問安若遇尊長於道亦拜

而問安

身體髮膚受之父母敢不敬歟

身者親之枝也不敬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亾㦲不敬歟一動一靜雖造次顚沛之間必循乎禮行必安徐坐必正直

非禮勿言

言語一身禍福之機也敢不愼歟勿論人長短過失勿俚言鄙說雖理致之言勿頻數

讀書以窮其理

讀聖賢之書必精熟潛玩軆之于心驗之于身不可一

字放過方有所得其音義句讀亦柔聲徐讀不可訛誤顚倒

字畫必楷正

作字時甚敬卽此是學

讀書之暇間以游泳

間以游泳者非放肆之謂也欲其休養精神勿爲出入喧譁必拱手危坐視瞻不回言語必愼則庶可得力矣

凡讀書非止記誦欲閎廣見聞以盡爲人之方也其規矩節目於古人之書已詳備矣顧余淺識何敢有新說然一二童穉從余而遊粗不知向方固不可一一訓責

亦不可時時提警是以略叙其大槩揭于壁間要常目
在之斯須不忘嗟爾小子無謂言出於不佞欽哉欽哉
此皆往哲成法　崇禎二百五十一年戊寅陽月恭生
明明洞主翁書

寒泉精舍學規

人受天地之中若有恆性語其本善則堯舜與塗人一也
但氣禀不齊清者智而濁者愚粹者賢而駁者不肖若能
勉學修行孶孶不已則爲能變化氣質而天地之性斯存
焉如吾夫子以生知安行之聖猶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
如某者不如某之好學也朱子又從而釋之曰美質易得

至道難聞矧凡愚厚蔽者不學而安有所成就乎
夫讀書欲其觀古人之嘉言善行體之於心驗之於身明
於庶物察於人倫言行相顧表裏一致窮則獨善其身達
則兼善天下也盖天下國家之本在於修身修身之要居
敬立本明善力行而已未有身不修而能臻治平者也噫
教學不古冠儒服儒者馳奔功利貪溺詞章失其本心喪
其廉恥畢生云爲醉生夢死不自覺悟其流俗弊痼可勝
言哉聖訓而弁髦之正路而蓁蕪之終使海外蹄跡橫行
宇內邪說妖貨蝕天之明亂人之紀其禍也至於滔天而
莫之能救痛矣痛矣是誰之咎歟知此則知所以爲學大

方及持身處世之若何而不待人說與矣

天下之達道五父子也君臣也夫婦也長幼也朋友也人而外此則卽禽獸而已從古聖人深憂於斯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皆所以明人倫也此箇義理節目朱子於小學書編輯甚詳後之學者當一生受讀眷眷服膺可也朱子曰小學是做人底樣子

讀書次第當依栗谷先生所定而然幼穉初學ㄷ小學亦難先須讀朱子所著童蒙須知以知其檢身凡爲大略而次及小學孝經等書以立其基本次讀栗谷所著擊蒙要訣立心飭躬以知爲學大方次及四子書近思錄心經熟

讀詳味以盡究古聖人論學修己與夫性命體用之微顯次及六經於禮儀節目治世經法勸善懲惡觀象設教之微辭奧義一一玩索而宋先正所著論學諸書皆次第看讀可也至於史記亦不可不看但初學淺識無有定見則於其邪正得失是非曲直難以看破也須待自家經學明暢立志堅篤而後讀春秋綱目等書先觀其聖人一言一句褒誅在在而乃及其諸儒傳註亦無害也然童穉之學先以爲主於其知慮未定之時切不可令讀史記及他閒雜不正之書其故何也雖以格言至論呂陳於前使盈耳充腹能不爲外物所蔽習俗所移者鮮矣矧最初入學之

日教之以閒雜不正而豈可望培養天性成就德器乎

讀書之法各隨其資稟高下工夫生熟嚴立課程而不可貪多務得躐等陵節也雖才高者專以記誦爲主忙迫涉躐則其何以研究精深反己體察乎哉讀書得力盖不在於盡閱多少書但以古人一日讀一爻半年看大學爲法優遊漸染積以歲月則一朝豁然貫通沛然若決江河而莫之能禦矣今人如見一月讀幾卷書一歲誦幾秩書則稱譽以善工不能然者視之以浪遊此所謂揠苗助長者也是以老大談經而不識其梗槩者多此學者之通患也吁可勝說哉

夫讀書者正其衣冠敬對書冊柔聲徐讀一字一句不可訛誤顚倒潛心運意尋究義趣而有疑難處卽質問于人可也盖博學則智益明思問則疑不蓄其得效日益深廣矣若不爾則便自高大不肯問辨輕慢同列凌忽長者其流之弊有不可勝言噫學以求益今反自損如是者不如無學也

靜坐存心則雖千百人坐中吾之讀書固自若矣心不存焉則雖僻寂處怠惰放肆其所讀只是謾浪皮讀朱子所謂三到之中心到爲先者此格言也

古者聖王之教人也以三物而賓興之德行本也文藝末

也爲子弟者入孝出悌餘力學文可也不修其職而先文非爲己之學也人若能孝悌於家則國之所以事君事長之道不外於是矣

事親者和愉洞屬盡其愛敬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其節目大槩備載於小學內篇以是存念畢生服行則庶無遺憾矣若家勢貧乏無以供養者尤當竭力躬耕行傭不可厭苦也

長幼之序不可失亂也言語拜揖當隨其尊卑務合禮節可也至於出入行坐飲食只當後於長者

朋友交際久敬愈好講學輔仁責善規過期於聽從若終

是不可則止毋自辱焉蓋益於我者則友之損於我則勿
與之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
古之人博學以明乎善力行以踐其實是以富貴不能淫
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矣今之謂儒者專以記聞詞章
取名媒榮爲一生能事而於躬行一事不曾用力行之不
力是知之未眞故也若爾而安得不喪其本心哉朱子所
謂鄕無善俗世乏良材者正坐於此也學者若能知內外
賓主之辨則雖軒冕萬鍾不能以亂吾方寸矣
聖王不作教術不明異端邪說並起陷人心術禍人家國
蔓延熾盛而莫之禁絶詖邪之類不一其端而老釋其尤

者也其言近理其術頓悟如莠之亂苗紫之亂朱而捷徑一開靡然爭趨迷暗者溺焉高明者悅焉思有以易天下是皆聖門之蔽塞正路之蓁蕪前乎千載而孔孟嚴辭闢之後乎千載而程朱痛斥辨之若非數聖人則吾道幾乎熄矣人類幾乎滅矣但今西洋妖邪不幸而生於孔孟程朱之後肆其兇悖逞其奇巧其滔天之禍尤非佛老之比入而無倫通其貨色舉天下駸駸然入於禽獸之域而以我小華堂堂冠帶文物之邦亦未免入于左腹是何天下之氣數一亂若是甚且大也世之誦法孔朱者當以死矢心目不覩邪書口不服邪藥身不着邪服以爲先王之完

民則存吾順沒吾寧矣或者謂亂倫邪說則誠不可觀其或利於民生造作器物之書觀之何害且其藥甚靈百病俱效其器物布帛舉世通用不可以其人而廢其物噫是其沉惑之甚者也盖聞洋胡邪學反亂人紀尊主貨利是卽禽獸而已禽獸之書奚以觀爲且不有洋藥之前未聞有藥材未備而枉死者不有洋布之前未聞有衣資有闕而凍死者設若學其法服其藥衣其布人皆仁且壽乎孟子曰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今若服洋之布言洋之法行洋之術是洋而已矣且衣服身之文也表之不正

以其內之不正也焉可誣哉居今之世能言距洋賊者是
聖人之徒也主人邊人也

學者當知華夷尊卑之分今中國之薙髮腥穢二百有餘年矣雖中國變於夷則夷而已如我東表雖在夷服之地而用夏變夷則亦夏而已今舉天下無一淨土而惟此小華一區卽周禮之東魯也易所謂碩果不食而孟子所謂有王者作必來取法者豈在於斯矣須當戰兢策勵誦法經籍使先聖之道不墜於地則陽之來復詎無其日乎惟

今之所大患者科業奪志舉世奔趍功利懷襄經學晦喪其爲世道之害與歐羅邪學無甚差殊科業是門內之寇

洋教是門外之寇也爲士者截去此等俗習而後志益堅
知益明自能尋向上去日進於高明正大之域矣
雜技今通國所患甚者蕩敗生業至使父母妻子流離夫
所弊痼之甚孰此爲加讀書者先自不犯此等悖習而嚴
禁子弟勿爲放雜之類可也此輩每以夫子不有博奕之
訓爲藉口夫子豈眞以勉人博奕乎甚言其無所用心之
不可也此之謂侮聖言者也吁可寒心
德業相勸過失相規禮俗相交患難相恤如藍田之約五
教之目與夫爲學處事接物之要依白鹿之規勉焉曰有
孳孳而小學所編弟子職一章詳言主敬居業之方朝夕

諷誦亦甚好凡同約之人相觀而善切偲礎磨毋爲聖門之叛卒哉

精舍祠堂旣奉安朱夫子遺像則其在尊慕之義當依家禮設饌春秋以祀誠無不可而到今書院之設繫於邦禁此則不可舉行也只當誦其遺書踐其成法使其道粗傳於世則夫子陟降之靈豈不曰予有來裔乎

居齋之人每旬休暇將一旬內所讀之書相與講論如朱夫子所訓而是日亦先祇謁于影堂

三月會講之日諸生具巾服詣祠堂開中門行再拜之禮退定講座節目以嫺禮者數人爲執禮讀法以精通經業

者爲直日分定東西班首及曹司行相揖禮升堂坐定直日整置所講冊子於師長案上詳錄文義答問俾有實效而毋得文具例套徒爲外人觀美也

所講冊子以小學家禮四子三經及近思錄心經等書臨時論定而外他閒雜之書切勿舉論若講員數多不能一日了畢則雖延過數三日期於詳細論辨而毋或忙迫涉獵也

九月鄉飲之日會員具巾服先詣祠堂行再拜禮退定飲禮座目以會員中年德俱高者爲賓主介僎及三賓以嫺禮者爲執禮唱笏以衆所推服者爲司正毋有喧譁失次

以達禮儀也

夫爲士者若避好名之嫌終無爲善之日自省而不疚則雖譏罵沓至吾何慊乎哉惟所患者立志不固逡巡畏縮不肯實用其力若此則卒於鹵莽而已焉有毫分見效哉勉齋所謂眞實心地刻苦工夫兩言是爲學之要訣也

小學劄疑

以培其根以達其支饒氏謂養其仁義禮智之性如培壅木之根本充其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端與夫愛親敬兄忠君弟長之道如發達木之支條也按饒氏此說只就性情論之者切非本文正義建學之學統言小大學也以培

其根言小學之教此爲大學之本也以達其支言大學之教此爲小學之支也是以此下兩節分小大學言之斯義明白無疑

列女傳一篇是開卷第一義也盖人知教子於旣生之後而不知胎教之爲本意朱夫子編小學首之以此者實有功於萬世教化也不惟男子講習亦當令婦女日誦於閨門之內可也

男子十年出就外傳居宿於外女子十年不出者是辨別內外而禮教之大防也

舜命契一節言小學之教命夔一節言大學之教周禮六

司徒一章言小學之教王制樂正一章言大學之教陳氏曰非春秋不可教詩書冬夏不可教禮樂此言誠然而愚意則亦有依本文可卞者盖先王教人順時立教成就德性春樂而秋禮者春則和樂而秋則嚴肅也夏詩而冬書者夏則通暢而冬則貞正也此等處亦不可率爾看過也

揣髦陳氏曰髦謂子生三月則剪其胎髮爲鬌帶之于首男左女右詩註云兩髦者剪髮夾囟未知孰是

凡內外集解此言內外婢僕也盖泛言內外則婢僕亦在其中而若謂專言婢僕則未知其必然

姑與之而姑使之而後復之陳氏曰姑教使之及其果不

能而後己復爲之也此說大故未安盖人子順親之意姑與使之而後復之者欲以盡己之誠力也何爲言代者之能與不能乎若代者能之則一向任之而已不復爲則於心安乎於心不安故代者雖或能之而已復自爲之非以其代者不能而然也

婦或賜之飮食衣服陳氏曰或賜謂私親兄弟也謂婦人無外交以私親兄弟當之或賜者言理甚順而然之謂或賜則不惟私親兄弟或夫之姑姊妹姪及内外戚婚姻之家隣比婦女相知者亦不無贈遺之道焉謂之或者非其一定也

始視面中視抱卒視面毋改註云中視抱容其思之且爲敬也毋改謂答應之間當正容體而待之毋自變動愚謂此章文義不甚難解而古註煩說恐涉穿鑿凡視上於面則敎下於帶則憂故與人坐常視其抱抱拱手服膺也則吾之容體端直而不敎不憂矣然與人言則未見而言謂之瞽是以發言之始暫視其面以後則連視其抱及言竟更視其面視面者觀其人聽言肯否而顏色何如也視抱者視人之道固如是也中者謂始卒之間也毋改者謂與人言之道當若是而毋改也不但與大人言爲然也凡與衆言皆當若是也

若父則游目毋上於面毋下於帶集解子於父主孝不純乎敬所視廣也此說大失本義而所謂鄒書燕說也毋上於面此非純乎敬而何且毋上於面毋下於帶則烏有其所視廣乎蓋此一節承上文與大人言而言若言於父之前則游目所視毋敢上於面者主乎嚴敬而不與他人同也雖主乎嚴敬亦毋下於帶者以其近於憂也遊目非謂遊回視廣也凡言視之也故其下以若不言一節繼之此義明白無疑

子行夫婦之禮焉沒身不衰應氏曰子情雖替而夫婦之禮亦不可不行焉若云情替則夫婦之禮若何行之而旣

曰沒身不衰則情替而能然乎

君親臨之眞氏曰君之臨臣父之臨子所以治而教之也合君親而並言以見君臣其義一也此說恐不審孝經本文經曰父子之道天性君臣之義熊氏鮮君親臨之而以易之家人有嚴君焉證之者爲是盖君者尊也大也是以妾謂夫爲君庶子稱嫡母爲君母非獨人主而稱之爲君也

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此章令人讀之不覺懍惕夫孝爲百行之本而終於立身居處不莊事君不忠莅官不敬朋友不信戰陳無勇此五者就不孝中推行大綱說也甚

至日用微細斯須不敬亦爲不孝也盖孝親之道於斯極矣而以起下君臣及朋友之意

書思對命陳氏以思對命三字各言其義恐是破碎愚以爲思其對揚王命者而書之於笏則文義似穩

君臣一篇出於論語者十居七八孔子之事君盡禮於此尤可見矣

仰聖模景賢範仰仰慕也景影隨也於聖故言仰於賢故言景盖下字語意不無差殊景亦向慕之義

入國不馳此亦敬君之至也不惟恐車馬轢人也

馬援以書誡兄子曰好議論人長短此吾所大惡也然此

書中郎論伯高季良之長短自蹈其所惡而竟取明珠貝錦之譖禍盖愼言之難有如是者矣

使勞己之力費己之財如此而不爲君子猶可也節孝此言盖欲人勉爲君子而有此設辭也若直截言之則雖勞力費財何不爲君子乎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

言爲無不周徧言爲夏氏以爲所言所爲也所謂所爲者未知其謂何也愚謂言爲卽言以爲也

第五倫曰吾兄子嘗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盖病者疾之篤也疾之篤故一夜十往有疾者疾未篤也疾未篤故不爲省視然雖十往而退

而安寢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十往與不起不是私安寢與不眠此乃私也若兄子疾未篤則何爲而一夜十往乎吾子疾篤則何可以不爲省視乎其病與疾字當着眼看

處已常則

夙興盥櫛（及日未明）必整衣冠若非甚病委臥不可去冠解網巾古人雖當死結纓此爲得正而斃也家語云伯子不衣冠而處夫子譏其欲同人道於牛馬

衣裳若垢弊澣濯補綴勿使露體可也雖家財饒足勿苟慕其新鮮華盛古人曰由奢入儉難

勞毋袒暑毋褰裳不涉不揭此至當要語雖暑雨亦不可

去纁袴若檢束於外則中心必式中心必式則外貌必正此內外交養之道也

坐立必端勿偏任一足若未常跪亦必趺坐令身體常正直毋得箕踞毋得偃臥至夜分乃就寢

事父母之道愛敬爲大未明適于寢所省問安候若自他所經夜而來則必行再拜

父母寢具朝則斂之昏則布之審其寒煖而適宜灑掃室堂常潔淨

供奉之具當極力營辦昔子路爲親負米於百里之外江革貧窮裸跣而事母至孝王延體無完衣而爲親親極滋

味

父母有命之即當服行無有失誤所命或有不義必溫柔以諫期於聽從

子若有過父母怒而責之施以楚撻安意受罪尤當溫恭不敢萌微些不平氣色然小杖則受之大杖則避之恐使親或陷於不義

若出他則必稟命再拜而退及期而還勿使貽憂於親雖當出內往返處必告而往返而面

事祖父母禮亦如此事伯叔父母及長兄亦依此行之

居喪以致哀盡誠爲本人子終天之痛莫甚於此其送終

之節必誠必愼勿至有悔人子於此不用其誠惡乎用其誠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

奉廟主祀者晨謁于大門之內出入必告有事則告正至朔望則參俗節獻以時食已時行正祭忌日祭先三月祭墓皆如家禮所訓

衆子弟隨主人晨謁時俱行亦可

祭饌主人主婦必親莅供具務令精潔不可委之於他人及婢僕

家力雖饒昏葬不可專殺牛

男女授受不親禮也雖急遽危迫之際奠器於地然後取

之

房外之色尤當痛禁程子責周恭叔曰禽獸不若

兄弟同受父母之氣而生者無間彼我也衣食財産吉凶

榮辱皆當共之

宗族雖遠寸本是一室當盡親愛若有貧窮無依者隨力

救護或有悖戾不肖者勿與較爭但好言開諭無傷族誼

鄉隣長老若父之執友親厚者雖日日見之必拜敬且尊

常相知於己爲尊長久見亦拜

擇友不可不愼愈親而愈敬愈敬則愈親

讀書以小學四子爲主循環熟讀家禮近思錄心經等書

亦宜致力詳究

讀書時正對書案着心徐讀毋得一字放過若氣疲神昏掩卷端坐以收拾精神或出門徐步發舒滯困然後復展卷讀之

勿妄論時政得失人家是非且勿往參於閙雜人叢中嬉笑雜談優遊度日

鄉人會席設妓樂雖有宿約而往之勿參坐當路有少婆酒肆與雜技設瑒雖困憊勿入休

敎子弟必訓以義方令讀聖賢之書小兒輩尢不可令讀史略通鑑以誤先入之見識也

異端雜書博奕雜技不可一置於家爲家長者一有沉惑
於此則後雖欲禁其子弟不可得矣

勿令婦女觀諺文俚說以蕩其心志妨其織績

婢僕使令當恩威兼盡略有過失毋得輕施棰楚

家間事務亦宜躬自檢看程子曰人事不教人做更責誰
做

粗有衣食之資然後便免俯仰於人然不可營營汲汲役
心規利以喪所守也

族弟武卿謄一冊子其左餘白數張要余出一語題之
爲居家服膺之資云余嘉其志不敢以昏昧辭略綴數

十餘條以副之然此非余言皆往哲成法須夙夜欽念哉

寶巖坊契約

契約曰凡同約者

鄉約古也縱不能行之通鄉猶可驗之一坊苟何不可

若有關義願參之人則不拘年齒長幼並爲許入

每月朔公會讀約誡難如古只當春秋兩節卜日定會所春則行飲禮明其正齒之位因讀約論其賞罰秋則

率面中子弟講論古經又讀約論其賞罰

定約設契不可無統長及諸有司以約中年德最高者

一人爲都約長其次爲副約長以年高文學飭行者二人爲公事員及司講以學業衆所推服者四人爲司正二員直月二員

德業相勸

持身謹勤讀書明善言必忠信行必篤敬懲忿窒慾遷善改過孝於父母友於兄弟居喪以禮奉祭盡誠夫婦有恩教子以義睦於宗族婣於外戚敬於長上信於朋友教養後生撫御僮僕農業爲本節用爲度周人貧窮救人患難規人過失解人鬭爭不欲勿施非義勿取含容人垢虛受人規

此上數者皆進德修業之要而已用所當行者也盖人性本善無古今之殊而但爲氣稟所拘物欲所蔽遂亾其本心而自安暴棄噫誠身之要在於明善明善之要莫先於讀書須讀古人之書考其成法反躬力行而必親師取友就正觀善則其於進修何有但家力貧窶則晝耕夜讀可也盖德行本也文藝末也不務其本而徒專其末非爲己之學也以是存念各相勸勉哉

過失相規

語言詭譎動止陰險不順父母不友兄弟居喪無禮薄於奉先踈薄正妻莫教子弟不睦同族不姻外戚以少

犯長交遊匪人惰棄農業濫用窮奢欺人取財傷人害物貪淫酒色沉溺雜技尚氣鬪狠造言毀辱犯逋公稅盜竊人穀非理誣訟憑公營私妄論時政好議人短臨難不救聞過不喜

凡此數者皆過失之尤者也盖朋友之道貴於責善若有犯過之人則勿爲在外譏謗面當規戒期於聽從可也俗習不古悖禮傷化難以枚擧而酗酒雜技爲弊莫甚尤當痛禁

禮俗相交

敬長慈幼吊死問慶

長幼之序不可亂也言語拜揖皆當務合禮節年長以倍則父事之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亦稍加敬至於朋儕久敬愈好以少犯長切不可侍長凌少亦不可常以自卑尊人爲心則萬無一失也

弔死問慶吉凶異禮若於問慶之席有酒肉則奚爲不食然不可貪喫固獲也至於弔喪不當食酒肉也雖或居喪者不能如禮在我自處之道不必如是也若不顧禮防恣食酒肉安在哀有喪之義哉今俗有喪之家自成服至於殯葬及小大祥以酒肉待客習之已久恬不爲怪其或不然則人爭非訕流俗之弊一至於此良可

慨惜此等駭擧自今痛絶則豈非禮俗之無限好事哉

患難相恤

水火盜賊疾病喪葬親戚隣里相與救助

人家若或犯痛癘疫怪疾而親戚忌避醫藥飮食無人救療遂至死亡死亡之後至或屍未出房而朽滅者屢人收屍而出殯者若是則親戚之誼果安在哉悖義傷化莫過於此此則隨聞發出論行重罰

若無族戚之喪則里尹當主之

有善則書于籍有過若違約者亦書之三犯而行罰不悛者絶之

直月別具善惡二籍德業之表著者過失之故犯者隨所聞摭實書之及其講信讀約之日具稟于約長與同座老少論定賞罰切不可行私挾憾也

善者則賞之於僉座中特設別席盛具酒饌以勸食之舉座皆起作揖以敬若貧窮侍下之人則錢米飲食聞不論多寡隨所有褒送特行別賞

有過失者則亦於僉座中設別席招致自約長以下忠告而善道之使其悔改可也若不聽從則當爲付罰隨其過失輕重以上中下三罰定其差等而上罰贖入百錢中罰贖入五十錢下罰贖入二十錢雖或再犯亦勿

爲輕絶溫語順辭規其所失而彼不感服則無論所失輕重特付以上罰若三犯而終不悛改者卽爲黜座一不與之同約可也

若初再次付罰之時有過之員不顧衆論遂過自是堅不聽服則亦爲黜座

黜座之人後若悔過來謝于僉會座中則取其自新更許入座

山齋志喜

余以不肖早孤蔑學未繼先人志業心常痛隕而近轉寓他鄕身世益棲屑故山之想無時不弛中雖或自寬其有

何喜事之云但先考妣塋域在邇有時省拜以伸情慕此則可喜也數年以來雨暘不時凶荒荐臻民難料生而且今春以後連月長霖陰晦風獰略無歇時耳聞目擊盡是愁慘亦有何喜事之云忽天開日明發舒精神而庶物鼓作亦有來望此則可喜也今神州陸沉已久冠屨易處而且西洋狂瀾陷溺人類蹄跡橫行邪說熾盛粗有知覺者憂憤蠹傷不可窮已抑有何喜事之云惟遠近士友相與追逐以講明正學爲事此則可喜也且鄉曲訓學以通史爲先八以時文爲能事遂成一世痼瘼而獨從於余者雖童幼惟余言是視不要讀史記不要做擧業此亦可喜也

以讀書言之不審經義淺深之如何不計工夫生熟之如何才訖一經即涉他經俗例皆然而今讀於此者有讀過四子而復請讀大學論孟者有復請讀小學者多叩其意趣則有以自己之見者有以父兄之命者有以朋友相勸而然者此亦可喜也冠昏喪祭是存家日用常禮而但世教廢弛民鮮从矣此有數三冠童課讀之暇能致力於四禮講究節文此亦可喜也飽食逸居是人情之所不能無者而三夏長霖竈不繼烟而數三學徒能處之晏如也此正古人所謂咬得菜根百事可做者此亦可喜也見居山齋者冠則鄭洪翊呂欽丁璨壽族弟潢文益則李昇祚尹

致龜趙正勵甲錫郭福壽順祿啓祿與兒子輩十數人時
則乙酉流頭也不嫌煩瑣並玆志之足可見此翁心事而
亦可爲異日山中故事云

吾南先生文集卷之八